

Salerno, J. T. (2011). Varieties of Austrian Price Theory: Rothbard Reviews Kirzner. *Libertarian Papers*, 3, 1.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 两种奥地利学派价格理论：罗斯巴德评柯兹纳

约瑟夫·T. 萨勒诺 (Joseph T. Salerno) \*

似乎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自发实现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现代重生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独特事件。它为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包括：方法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商业周期理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运作、垄断和竞争的性质、以及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和作用。它还几乎在一夜之间创造了一场至今仍然活跃和蓬勃发展的知识运动。然而，现代经济学的重建——这是奥地利学派复兴之初承诺过的——却因其自身理论基础的严重缺陷而受到极大的阻碍。因为任何经济理论体系的根源都是价格理论。但是，尽管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建立其学科的上层建筑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独创性，但他们却很少注意确保支持该大厦的价格理论是一种健全而稳定的学说。

一种观点在后复兴时代早期在许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那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在今天普遍流行：奥地利学派价格理论是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动态”版本。更准确地说，它是嫁接了企业家精神理论和竞争理论的芝加哥价格理论。因此，这种对奥地利学派价格理论的特别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析一些它们主要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维纳发展的工具和技术。乔治·斯蒂格勒后来将这些单个贡献详细阐述为系统的价格理论。不幸的是，这种临时方法几乎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另一种价格理论的“因果-现实主义 (causal-realist)”传统，该传统由卡尔·门格尔创立并由他在奥地利和国外的追随者发展。其中尤其包括欧根·冯·庞巴维克、J.B. 克拉克、弗兰克·A. 费特、赫伯特·J. 达文波特、菲利普·威克斯蒂德、莱昂内尔·罗宾斯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sup>1</sup>这种因果-现实主义传统在战后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一直隐约存在。但直到最近几年，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才明确承认并接受了这一理论，他们寻求一种健全的价格理论来支撑他们的学科基础。<sup>2</sup>

---

\* Joseph T. Salerno ([jsalerno@pace.edu](mailto:jsalerno@pace.edu)) 是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学术副总裁。

<sup>1</sup> 关于门格尔的价格理论及其发展，参见 Joseph T. Salerno, “Carl Menger: The Found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in Randall G. Holcombe, e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9, pp. 71–100; 以及同一作者, “The Place of *Human Action* in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 2, no. 1 (Spring 1999): 35–65, 可见于 [http://mises.org/journals/qjae/pdf/qjae2\\_1\\_3.pdf](http://mises.org/journals/qjae/pdf/qjae2_1_3.pdf).

<sup>2</sup> 例如，参见 Peter G. Klein, “The Mundane Economics of the Austrian Schoo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Vol. 11, No 3 (2008): 165–87, 可见于 [http://mises.org/journals/qjae/pdf/qjae11\\_3\\_1.pdf](http://mises.org/journals/qjae/pdf/qjae11_3_1.pdf).

我们可以补充一点，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之间发生的许多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基本价格理论中未被注意到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意义、企业家的正确概念以及知识和计算在市场过程中的作用的争论的根源。我们甚至可以在关于“自由银行”（即不受监管的私人部分准备金银行）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在“粘性价格”对货币需求变化的影响方面——的分歧中发现不同的价格理论假设。

鉴于这些考虑，自由基金会（Liberty Fund）对伊斯雷尔·M. 柯兹纳所著的新版《市场理论与价格体系》（*Market Theory and the Price System*）的再版特别受欢迎。柯兹纳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巨擘之一，他的著作对他的价格理论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陈述。<sup>3</sup>现在应该立即注意到，自从本书于1963年首次出版以来，柯兹纳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性质和作用以及相关主题的观点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事实上，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柯兹纳提到《市场理论与价格体系》是他“……没有从他后来才获得的企业家洞见中获得启发”的三本早期著作之一。<sup>4</sup>此外，他将这本书描述为一次“将我当时理解的米塞斯主义经济学翻译成整个学界可以理解并在本科阶段可用的术语”的尝试。<sup>5</sup>但是，在同一次采访中，柯兹纳还列举了书中的第7章为他“经常被学者和同事引用”的章节，并为分析市场过程中的知识传播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框架”。因此，对于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对价格理论的成熟观点，柯兹纳的陈述让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更重要的问题是，考虑到柯兹纳写这本书的明确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主流经济学界对米塞斯主义经济学有所了解，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柯兹纳在他写作时对价格理论的看法？换句话说，柯兹纳在书中所使用的芝加哥学派价格理论的技术工具是否是他故意做出的让步，以便让更广泛的专业观众了解米塞斯对市场过程的更一般的见解？

不幸的是，本书的编辑彼得·J. 贝奇（Peter J. Boettke）和弗雷德里克·索泰（Frédéric Sautet）并没有给出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他们没有谈到柯兹纳在这一领域的思想演变，或他目前对这本书的态度中一目了然的别扭。他们也没有试图探究更困难的问题，即柯兹纳如此大量地利用对立思想流派的分析技术的理由。事实上，编辑们似乎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重要的问题，仅仅满足于平淡无奇的陈述，“《市场理论与价格体系》是他第一次系统性尝试考察行动的逻辑如何使我们能够理解市场的运作。”<sup>6</sup>

现在，这种遗漏虽然对柯兹纳和读者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他们的序言的主要问题是编辑们对一个重要的教义问题的严重误解。（我并不是要暗示编辑们在这种错误解释——它说明了对前述奥地利学派价格

---

<sup>3</sup> Israel M. Kirzner, *Market Theory and the Price System*, ed. Peter J. Boettke and Frédéric Sautet, 2nd ed.,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2011.

<sup>4</sup> Israel M. Kirzner, “The Kirznerian Way: An Interview with Israel M. Kirzner,” *The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 Vol. 17, No. 1 (Spring 1997), 可见于 [http://mises.org/journals/aen/aen17\\_1\\_1.asp](http://mises.org/journals/aen/aen17_1_1.asp).

<sup>5</sup> 同上。

<sup>6</sup> Peter J. Boettke and Frédéric Sautet, Introduction to Kirzner, *Market Theory and the Price System*, p. xi.

理论的普遍混淆——中负有特殊责任。)正如编辑指出的那样,穆瑞·罗斯巴德在一份未发表的备忘录中评论了柯兹纳的手稿书,声称柯兹纳试图“双肩挑水”。根据编辑们的说法,罗斯巴德的论点是,柯兹纳的手稿“基本上是在完善价格理论上的斯蒂格勒主义著作,到处都注入了奥地利学派的见解和强制性限定条件。”<sup>7</sup>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但随后,编辑们继续提出了一个强有力但完全没有根据的说法:“罗斯巴德没有看到柯兹纳对市场体系的分析中出现的微妙论点。”在引用了柯兹纳原版序言中的一段话后,编者总结道:

1. “本书的基本想法是利用经济推理的工具来解释市场过程”;以及 2. “这就是罗斯巴德在其‘双肩挑水’评论中具有讽刺意味的误解。”<sup>8</sup>

现在,读者无法评估这些说法,因为编辑提供的实质性论证很少,也没有文字证据来支持它们。他们让读者相信——没有直接这么说——罗斯巴德对柯兹纳方法的主要批评是它过于依赖“市场的均衡特性”。因此,他们声称均衡结构“对于理解调整过程的趋势和方向至关重要”,并且,在柯兹纳的体系中,市场经济“不是由事态,而是由交换关系和生产决策领域中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复杂矩阵”来定义的,以此来为柯兹纳辩护。<sup>9</sup>当然,任何对罗斯巴德的作品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永远不会否认这一主张。

同样,编辑们还在脚注中争辩说,罗斯巴德在《人,经济和国家》中所使用的“均匀轮转经济(evenly rotating economy)”的“主张”“与柯兹纳在《市场理论与价格体系》中关于消费者选择和生产者决策的最优性的斯蒂格勒主义主张具有相同的智识目的。”<sup>10</sup>但与编辑们的暗示相反,罗斯巴德对柯兹纳使用均衡结构本身没有任何异议。相反,对于罗斯巴德来说,在分析市场过程的运作时,并非所有“经济推理的工具”都是平等地创造出来的。因此,在他的备忘录中,罗斯巴德反复强烈反对柯兹纳在分析市场经济时所采用的具体概念、技术和模型。这些包括,例如:生产等产量(production isoquants)、水平需求曲线、点弹性公式(point elasticity formula)、对两种财货或两种要素而非多种财货和多种要素的分析、对生产理论中模糊的混合“短期均衡”的专注、对关注单一公司而不是公司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狭隘分析、将公司的性质描述为支付利息而不是收取利息。名单还在继续。此外,罗斯巴德批评柯兹纳的价格理论是不完整的并且具有积极的误导性,即使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如此,因为它是在完全脱离货币理论的情况下进行阐述的,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将资本理论整合到生产分析中。后一个缺点导致柯兹纳将要素价格和生产成本视为“给定的”,而不是归属回原始生产要素(劳动力和土地)上。此外,根据罗斯巴德的说法,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柯兹纳的分析没有在原始要素和生产出来的要素(即资本财货)之间做出奥地利学派的关键区分,因此没有承认资本财货不会赚取净租金,因为它们的全部回报可分解为工资、土地租金和对时间的利息回报。

---

<sup>7</sup> 同上, p. xiii.

<sup>8</sup> 同上。

<sup>9</sup> 同上, p. xiv.

<sup>10</sup> 同上, p. xiii, fn. 5.

现在，上一段并不是要否认柯兹纳在他的分析（特别是在效用理论和垄断理论领域）中注入了奥地利学派因果-现实主义传统的许多元素。罗斯巴德承认并赞扬这些事例。

最后，编辑们对柯兹纳和罗斯巴德都没有公平对待，他们掩饰并试图调和他们各自在价格理论方法上的非常真实和显著的差异。幸运的是，他们在序言中的缺陷确实提供了一个适合教学的时刻，这可能会使得对悬而未决的各种问题——它们正侵蚀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的识别更加清晰和精确。鉴于编辑们引用了罗斯巴德未发表的备忘录，现在是发表它的好时机。它的发表不仅是澄清事实所必需的，而且也能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评估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两位最伟大的理论家所提出的相互竞争的方法。通过结合柯兹纳的教科书阅读罗斯巴德的备忘录，人们现在可以自己评估所涉及的各种问题。

罗斯巴德于 1961 年 12 月撰写了他的备忘录，此时他正为沃尔克基金会担任手稿的审稿人，任务是评估它们是否适合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出版。当他写下他的备忘录时，罗斯巴德距离完成他自己的《人，经济和国家》手稿刚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他于 1951 年开始着手撰写这些手稿，并将于次年出版它们。因此，罗斯巴德非常适合担任柯兹纳手稿的审稿人。作为米塞斯研讨班的参与者，他很自然地与柯兹纳共享了一般的奥地利学派-米塞斯主义取向。但罗斯巴德也非常熟悉柯兹纳所研究的问题以及他所借鉴的当代文献，因为他自己论文的核心章节——大约占全书的一半——处理的是价值、价格和生产理论。<sup>11</sup>

在准备出版罗斯巴德的备忘录时，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是保留其备忘录的独特风格，还是大幅重写它并承担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和偏见改变其意思或重点的风险。我决定保留备忘录的风格和格式，并大大限制我的编辑干预。我纠正了明显的拼写和（无意的）语法错误；但是，例如，罗斯巴德有些地方故意写了句子片段或缺少动词或主语的句子，只要意思清楚（几乎总是如此），我就不再纠正。对于我认为可能具有误导性的罗斯巴德式专门缩写，我确实提供了完整的词或词组。在它们被误解的可能性很小的地方（例如，“K.”代表柯兹纳），我保留了它们。在少数情况下，我在以我的首字母“JTS”开头的括号内明确地插入了编者注。在其他情况下，我曾经使用这个工具来澄清一个观点，一次是为了指出柯兹纳在他的手稿和已出版的书中对罗斯巴德的批评的讨论有何不同，还有一次是为了指出罗斯巴德在批评柯兹纳时所犯的一个明显错误。最后，我更改了罗斯巴德评论（显然是指手稿）中的页码。备忘录中引用的页码现在指的是他所评论的书中的页码，以便读者或多或少地易于找到有问题的段落或章节。我确实保留了罗斯巴德的页码标注风格：例如 1, 4-5 指的是第 1 章，第 4-5 页。我所做的一个风格上的改变是为罗斯巴德对给定章节所做的第一条评论提供更完整和粗体的引用，以提醒读者过渡到

---

<sup>11</sup> 关于罗斯巴德的论文及其在现代经济思想中的位置的全面评价，请参见 Joseph T. Salerno,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Murray N. Rothbard, *Man, Economy, and State: A Treatise on Economic Principles with Power and Market: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Scholar's Edition, 2nd e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9, pp. xix-l.

新章节。因此罗斯巴德在第 2 章的第一条评论的 2, 15, 被我标记为 **Chap. 2, p. 15**. 罗斯巴德的备忘录如下。

## 对伊斯雷尔·M. 柯兹纳的手稿《市场理论与价格体系》的评论

首先，我认为对整本书进行一些一般性的评论是顺理成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太适合担任本书的“建设性评论家”，因为我完全不赞同本书大部分内容的整个分析。柯兹纳教授所做的，可以说是双肩挑水。本书预备性的、一般的、准哲学的部分（大约从开头到第 5 章的中间）很好地表达了经济分析中可以被称之为“奥地利学派”的立场。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分析——如你在信中所说，其典型是斯蒂格勒的《价格理论》（*Theory of Price*）——主导了关于价格理论的新古典或“正统”教材。在最初的章节向读者承诺至少是一本“奥地利学派”的价格理论教材之后，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或者说本书用于详细阐述和完善价格分析的大部分内容——柯兹纳实际上放弃了这一立场（除了一些仪式性的限定条件和句子）。在这里，他展示了一个非常接近斯蒂格勒立场的产品。在大多数方面，它会更好，因为偶尔会注入“奥地利学派”学说，但这仍然不能减轻我在阅读另一本致力于旧谬论的著作时的失望——“成本曲线”网络、生产等量线等，它们已经把该领域的其他书籍弄得乱七八糟。这并不意味着柯兹纳教授的分析总体上存在独特的错误；这只是意味着他接受了当前“正统”的缺陷。

一个根本性的缺陷是价格理论与货币以及与时间（和资本）现象的人为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隔离。我知道质疑这种隔离可能意味着质疑一本专门针对价格理论的教材的想法，但我恐怕必须提出这种质疑。放弃货币是不幸的，但不是致命的，但放弃时间和资本分析是致命的，这无法通过柯兹纳准时向我们承诺的附录来弥补。时间、资本、利息的问题必须融入价格分析中。由于未能融入，柯兹纳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生产结构”分析——他声称这种分析几乎不会影响一个人对经济的看法。此外，放弃资本的结果导致了“成本曲线”分析的所有关键错误。例如，（柯兹纳教授位列其中的）“成本曲线”理论家们声称，公司将在生产上投资资金，直至“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撇开我将在下面评论的平等谬误（equality fallacy）不谈，这意味着，例如，如果多生产 10 个单位将带来 100 美元的收入和 99 美元的成本，那么公司将多生产 10 个单位。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谬误。当他可以在其他地方投资同样的 100 美元获得比如 8%，或者在储蓄银行获得 5%，为什么公司的所有者要多投资 100 美元以获得（大约）1%的预期回报？一旦我们考虑投资的利息回报，我们就会看到整个精心设计的成本曲线结构是完全错误的，应该被扔进垃圾桶——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准数学烟火表演——“现代”经济学教授们用它们来让自己的学生目不暇接——到底会怎么样？

柯兹纳与斯蒂格勒的方法有两个明显不同：一个柯兹纳有利，另一个对他不利。不利的是柯兹纳对生产要素定价的严重忽视，他只用了很少的几页在这上面。这是本书最大的遗漏，需要另写一章来弥补。由于要素的定价几乎没有被讨论过，因此没有说明市场如何将（由效用决定的）消费财货价格“归属”回要素价格的方式；没有说明要素价格的边际生产力决定；没有讨论生产要素的后续需求曲线（单个公司和一般市场）。我认为至少在增加一章阐述要素定

价决定的分析之前，这本书不应该出版。（我甚至不用在这里讨论随后的未能区分资本财货、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所涉及的不同问题——由于柯兹纳粗暴地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人们几乎不会相信它们之间存在**任何**经济差异。）例如，看一下斯蒂格勒恰当地用了多少篇幅来讨论生产要素定价就能了解我的意思。

对斯蒂格勒方法的优越性出现在柯兹纳关于垄断和竞争的第 12 章中，尽管我几乎完全不同意它，但它比通常强调“纯粹”或“完全”【优于】“垄断”竞争的版本要优越得多。相反，柯兹纳回到了米塞斯几乎独自倡导的老式“新古典主义”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这一章肯定是“奥地利学派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尽管米塞斯和柯兹纳将其应用于自由市场，我在根本上相信这种分析是错误的，但对于当前对垄断问题的其他讨论，它仍然是实质性的、重要的进步。

有了这些一般性的评论和**警告**，我现在转向对该书的更详细的批评。

**Chap. 1, p. 2:** K. 说：“即使是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也不能使个人完全通过市场来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为什么不能？用其他方式，什么需求可以被——请注意，所有参与者——实现，以及如何实现？为什么几乎每一本科学地指出市场优势的书都必须有一些仪式性的免责声明或限定条件？

1, 4: K.谈到“市场体系的指定职能”。谁做了这个“指定”？“社会？”社会**是**谁？这与 K 批评这种整体概念的犀利的一般性讨论相矛盾。

1, 4-5: 过分强调通过“理解”，甚至是“直觉”得出的经济法则。毕竟，这些法则也是**构想和演绎**出来的。这需要澄清。

1, 4-5: 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因果链只是在生理、心理和生理解释完成后的残余物。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从属于经济学的独立地位、成就和题材？

1, 8: 我强烈质疑探索、学习、悬念等的快感是一种“感觉（sensation）”或一种“特定感觉（specific sensation）”，如饥饿、口渴等。从技术上讲，不如说前者——和后者一样——是一种情感（emotion），但不是一种感觉。

1, 11-12: 为什么要通过说商业周期可能来自“市场力量”来“搞鬼”呢？书中根本没有讨论商业周期——为什么不留下这种专门的评论呢？为什么商业周期不是相反来自非市场力量呢？

1, 12: 当然，术语很时髦，但 K.**必须**将经济学称为“工具”吗？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是一组实质性的真理。

**Chap. 2, p. 15:** 说货币价格“或多或少地预先确定”的依据是什么？怎么知道？为什么它们比真正的交换条件或易货条件更为人所知？我建议用“购买其他财货和服务”来结束这句话。

2, 16: 我们必须接受现代心理学中如此流行的“角色 (role)”术语吗? 现在经济学中的术语无疑已经够多了, 而无需进口更多。

2, 18: 为什么“我们希望”市场体系在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中有其设定? 为什么不直接说它在那里有其设定呢?

2, 18-19: 在此处和在整本书中, 都严重遗漏了市场上关键的也是**资本家**的企业家群体: 即存在着资本家-企业家, 他们也提供当前财货以换取未来财货, 并且, 为此“时间”——服务, 收获一个利息回报。这些资本家-企业家购买其他要素-服务, 最终购买劳动力和土地。

2, 22: K. 在生产结构逆转的问题上很弱。关键是, 对于任何资本财货而言, 最终市场必须回归土地和劳动力: 采矿设备本身又回归铁矿石。否则, 采矿设备本身将获得一个特殊的净收入——它不会。劳动力和土地, 而不是资本财货, 赚取唯一的净收入——顺便说一句, 这是 (柯兹纳未提及的) 这些要素类别之间的一个关键经济差异。

2, 25, 第 1 段: 括号是不必要的和充满争议的: 尤其是第二个。如果消费者对一瓶牛奶的评价高于 25 美分, 他就会愿意购买牛奶。

2, 30, fn. 9: K. 说均衡中“存在的一切”就是“没有人被误导”等等。然而, K. 在其他许多地方表明, 均衡所包含的远不止于此!

**Chap. 3, p. 38:** K 再次忽略了资本的作用。应该补充的是, 分工为资本积累、专业机器等提供了空间 (后者使其成为可能)。此外, K. 忽略了为什么专业化会提高生产力, 不幸的是, 这里省略了非常重要的李嘉图“协作法则”, 以及世界上技能和资源的多样性。所有这些都需要更多的说明。

3, 39: 这里的讨论是差强人意的。说个人在参与市场之前“必须确保”、“必须确信”市场有一种分配优先级的方法, 公司遵守这些优先级等等, 这是非常刻意的。当然在实践中, 个人所需要的只是抓住参与交换的明显和清楚的好处。其余的则更加抽象和整体。他不必研究“优先系统”等。

3, 39, fn. 3: 作为另一个市场功能, 为什么要规定“增长”? 假设个人相反会更喜欢“下降”, 即他们资本的消耗——如果他们的时间偏好足够高,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3, 42: 为什么 K. 必须插入一个没有支持的、临时的免责声明: “这样的优先级不能要求任何类型的**道德**卓越?” 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 K. 在这里——正确地——没有建立任何伦理体系, 那么他有什么依据得出这个结论? 他怎么知道这个体系没有道德要求?

3, 43, fn. 5: 这是错误的, 而且结构非常奇怪。由于资源的价格是由它的生产力决定的, 因此一种资源的**部分**不能获得一个正的价格意味着它是次边际



的，即这部分的生产力低于零。另一方面，如果资源真的是过剩的，那么它的价格将是零，它将是免费的，因此将不再是一种“财货”：它不会成为经济行动的对象。最好完全删除这个脚注。

**Chap. 4, pp. 56–57:** 如果正如 K.恰当地证明的那样，效用纯粹是**序数的**，那么说“**边际效用**以这种方式下降得更快”**是什么意思**？这需要进一步澄清。

4, 65 及各处：在这里，以及在整个本书中，柯兹纳错误地坚持认为，在最终和一般均衡中，每个人的价值排序表对于他们拥有的所有财货都是**相同的**。从它与 K.自己对“**边际对 (marginal pairs)**”的正确接受、更多和更少的热心购买者等分析的冲突可以看出这是错误的。因此：如果市场价格是 10 个苹果换 1 磅黄油，那么确实会发生交换——以那个价格——直到所有人对这两种物品的价值排名（10 个苹果；1 磅黄油）都是相同的；但这**不适用于**其他数量的财货。因此，在均衡状态下，A 和 B 可以分别对 10 个苹果的排序高于 1 磅黄油；但是 5 个苹果**会怎样呢**？他们在这个排序上可能会有所不同。此外，在货币经济中，在比如每顶帽子 10 美元的价格，A 将停止购买帽子——其相对的帽子-货币排序与 B 或 C 非常不同。因此，在 A 和 B 购买了帽子之后，**【他们的】**价值排序表可能如下所示：

A	B
第 1 顶帽子	
\$12	\$12
\$11	\$11
\$10	第 1 顶帽子
(下一顶帽子)	\$10
\$9	\$9
	\$8
	(下一顶帽子)

(圆括号表示帽子**【尚未】**被购买)

A 和 B 都以每顶帽子 10 美元的市场价格购买了一顶帽子，现在两者都处于均衡状态。然而，在他们的价值排序表上，他们拥有的帽子、没有拥有的帽子和货币之间的排序是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

**Chap. 5, p. 71 及各处:** 我认为本章的其余部分几乎完全是错误的。例如，为什么突然专注于**两种**财货及其边际效用？为什么不专注于一个？考虑两个而不是更多或更少的优点或理由是什么？（花哨的图表有明显的优势，但这是一个数学上的理由，而不是经济上的理由。）其次，从谈论边际效用到谈论消费者的“货币收入”，这种完全非法的跳跃（第 72 页及各处）的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个“收入”与任何事（尤其是效用）到底有什么关系？货币的边际效用这个概念怎么了？？在图 5-1（第 72 页）和由此引发的冗长讨论中，讨论两种怪异地匹配在一起的财货 X 和 Y 的效用，甚至**没有**提及或排序货币价格的边际效用，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第 70 页的分析——它开启了整个瘴气——实际上与之前的分析完全无关。

让我们试着从第 71 页所呈现的乱码中找出一些道理，并更清楚地看到它有什么问题。柯兹纳正在列举一个人，并假设两种财货。我们假设，价格较高的财货（例如财货 X）在市场上的售价为 100 美元。K. 说，“通过以一个单位的价格限制这种财货的支出，来考虑损失一个单位的边际效用”，这样 K. 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因为他已经假设了个人（比如琼斯）已经购买了或正在购买至少一个单位。如果他已经购买了 5 个单位，那么我们可以谈及（以 100 美元购买的）第 5 个单位的边际效用（K. 把这标记为“a”）。但是假设琼斯没有购买任何单位的财货 X？那么他就不能限制自己购买一个单位，那么 K. 的分析就完蛋了！但这绝不是全部。K. 接着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另一种价格较低的财货（比如财货 Y）。他说：“现在考虑……（Y）……的单位数量，可以以……（X）单位的价格购买。”因此，如果市场上 Y 的价格是每单位 25 美元，那么 4 单位的 Y 在货币上等于 1 单位的 X。在 K. 笨拙的定义中，“c”是“如果对低价财货的支出收缩，将会损失的这些单位数量的（这种低价财货的）边际效用。”他的意思是：在我们的例子中，“c”等于四个单位 Y（价值 100 美元）的边际效用。例如，如果琼斯已经购买或正在购买 8 个单位的 Y，则“c”等于捆绑的边际效用：（第 5、6、7 和 8 个单位）。“d”是 Y 的下四个单位（第 9、10、11 和 12 个单位）对琼斯的边际效用。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 K. 的分析中的两个非常严重的障碍。首先，为什么市场要通过使 X 和 Y 的价格精确整除来帮 K. 的忙？如果 X 的价格是 99 美元，Y 的价格是 26 美元？那么该怎么分析呢？整齐的实用工具包在哪里，“c”和“d”在哪里？其次，谁来保证琼斯已经购买了至少四个单位的 Y？因为如果琼斯只购买了 3 个单位的 Y，他就不能将他在 Y 上的支出限制在柯兹纳所说的范围内。因此，我们看到，除了集中于两种财货和忽略货币的边际效用的更普遍的谬误之外，甚至在他自己的条件下，K. 在这里对消费者的分析也有悖于一般情况；相反，它仅限于几个限制性的、高度人为的假设。

但让我们暂时假设所有这些假设都已“清除”。即便如此，柯兹纳的结论也完全不符合他的假设！让我们再次尝试更清楚地了解琼斯为 X 和 Y 所做的交易对他的效用排序表意味着什么。比如说，琼斯以 100 美元的市场价格购买了 5 件 X。他没有购买 X 的第 6 个单位。这意味着 X 的价值排序表如下：

- 第 5 个单位的 X
- 100 美元
- 第 6 个单位的 X

琼斯通过他的选择表现出来，对他来说，第 5 个单位的 X 的边际效用大于 100 美元的边际效用，而 100 美元的边际效用又大于第 6 个单位的 X 的边际效用。在 K. 的讨论中，第 5 个单位的 X 的边际效用是他的“a”；第 6 个单位的边际效用是他的“b”。a 大于 100 美元的效用大于 b。现在，琼斯的行动对于他关于财货 Y 的那部分价值排序表意味着什么？市场价是 25 美元，他买了 8 个单位，没有买第 9 个单位。因此，他对 Y 表现出来的价值排序表是：

- 第 8 个单位的 Y
- 25 美元
- 第 9 个单位的 Y

但是，柯兹纳试图得出一条将 a 和 b 与“c”和“d”联系起来的定律：“c”是捆绑的边际效用：第 5 到第 8 个单位的 Y。“d”是捆绑的边际效用：第 9 到第 12 个单位的 Y。柯兹纳试图得出 c、d 和 100 美元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过柯兹纳自己在第 4 章中的出色讨论——驳斥了将“总效用”作为边际效用之和的想法，并表明所有效用都是边际的且不能相加——柯兹纳在这里驳斥了他自己的分析。因为没有办法从第 8 或第 9 个单位的 X 效用跳跃到由“c”和“d”表示的各种捆绑的效用。因此，K 的结论（以及他整页的重要分析）被驳倒了，并与他自己之前的一般性讨论相矛盾。

对于第 5 章的剩余部分，我首先要说的是，所谓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之间的划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吉芬悖论（Giffen Paradox）”完全是一派胡言。根据 K 自己的说明，给定任何消费者，任何财货的效用递减规律都是绝对的，并且适用于该财货的所有范围。因此，随着任何财货的价格下跌，任何特定的消费者都会购买更多——当然不会更少。其次，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价值排序表，因此价格下跌将吸引先前的次边际购买者，从而加强需求曲线的下降。这没有为任何“效果”或任何“吉芬悖论”的分离留下空间。其次，K 的脚注 5（第 79 页），以及以此为基础对“收入”和“购买力”的广泛分析，在建立指数时绝对是错误的。像这样的一般价格指数可能对经济史大致有用，但由于是虚假和武断的，在 K 演绎的整个分析中注入了虚假和任意性。我建议 K 查阅他的导师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中对指数数字的精彩剖析，以及巴塞特·琼斯（Bassett Jones）的精辟的小文《马与苹果》（*Horses and Apples*）。

**Chap. 6, pp. 93–94, fn. 1:** 这是一个荒谬的脚注，应该清楚地删除。戏剧、音乐会等当然有个人需求时间表。此外，为什么音乐会、戏剧等会是比汽车或冷冻食品更“常见”的消费财货。如果没有足够的汽车或冷冻食品消费，那么这些产品也将停止生产。

6, 98–99: 需求曲线永远不可能是完全有弹性的，为什么要如此严肃地讨论呢？它不可能是因为边际效用递减、消费者之间的差异等，这意味着所有产品的需求曲线都在下降。

6, 102–103: 这里对垄断和竞争的讨论不仅重复了对第 12 章的更全面的分析，但也是软弱的、模糊的、经常有错误的，并且与他后来的优越分析相矛盾。因此，与他在第 12 章中对“纯粹竞争”理论的受欢迎的否定相矛盾，在这里甚至在后面的章节中，K 坚持认为竞争者将面临一条无限弹性的需求曲线。在 102–103 中，他承认，如果一家公司生产与多个竞争对手相同的产品，他“会发现价格的极小幅下降……将使他的销售收入从零增加到他选择的任何数量。”现在，真的吗？到任何数量！！！这种惊人的增长与产品需求的现实相

冲突，是否毫无意义？并且，如果是这样，弹性怎么可能是无限的？例如，K. 是否真的相信，假设小麦价格为 X 美元/蒲式耳，一位将他的出价降低到 (X-1).99 美元/蒲式耳的农民将获得无限销售？

【JTS：柯兹纳显然修改了罗斯巴德在上面批评的手稿中的段落。书中写道：“（他）会发现价格的极小幅下降……将使他的销售收入从零增加到非常大的数额。”我在这段话中强调的词替换了“他选择的任何数量”。】

**Chap 7 和后续章节：**一般性评论——从消费者需求到确定价格的归属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在斯蒂格勒类型的分析中一样，价格总是**在那里**，给定的，而它们是应该被解释和确定的。破坏了整个分析。

7, 114：竞争的定义模糊、无效。什么是“可比较的机会”？“可比较”的依据是什么？A 和 B 提供的“机会”是否**相同**（这就是“可比性”的意思）？但如果是这样，A 怎么能提供比 B **更有吸引力**的机会呢？但如果它们不相同，K. 已经在书中表明，所有财货和服务无一例外都是**可比较的**，并且在每个消费者的价值排序表上进行比较。这就是可比性的意思吗？此外，这里自相矛盾了：如果 A 提供了比 B 更有吸引力的机会，这是否意味着 A 正在与 B 竞争？因为根据定义，这也**必然**意味着 B 提供的机会不如 A 有吸引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虽然 A 肯定与 B 竞争，但 B **并未**与 A 竞争？但这肯定是胡说八道。

7, 122, fn. 5 和 128, fn. 6：两个脚注都是不幸的数学出手夺球并逃离经济学的例子。认为交换和所有权问题本质上是“数学”问题肯定是荒谬的。显然，这只是对一个偏离其界限的数学家而言如此。这些问题根本不是数学问题，除非它们是**人为的**。

7, 130 及以后：在讨论两种财货的**比率**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每件**财货的价格都是统一的。在所有这些分析都不会产生积极误导的程度上，这只是多余的。

7, 140：说“垄断者没有义务（也不能）估计被垄断财货的市场价格，他必须自己定价”显然是错误的。**每个**卖家，无论是否“垄断”，都必须（1）估计其产品的最佳市场价格，（2）“设定价格”。事实上，这种“设定”是**为了**达到最佳市场价格。麦农也自己定价；他不必被迫卖给有组织的小麦市场——他可以私下卖给另一个买主，如果买主是无知的，或者说离农民更近，则他可以以更优惠的条件卖掉。每个交换者都可以“设定”他会或不会成功诱使其他人以该价格购买其财产的价格。

7, 141, fn. 14：K. 凭什么假设直线 AR 是曲线？如果曲线是锯齿状的、不连续的，那么平滑的 AR-MR 条件将不再适用——这又是 K. 的结论的人为限制性的一个例子，基于几何的便利性而不是经济学。

7, 141: 在最大收益点的需求弹性没有理由应该是单一的。相反, 它会**向上**有弹性(价格较高时收入较少), 而**向下**无弹性(价格较低时收入较少)。但这不仅不意味着单一弹性(总收入与价格变化相同), 而且与这样一个假设**不一致**。看来, 数学概念再次被允许取代健全的经济学。【JTS: 罗斯巴德在这里指的是柯兹纳使用点弹性公式计算需求的价格弹性。】

7, 141 ff.: K.再次以一种不如他在第 12 章中更全面讨论的流行方式讨论垄断。

“限制供应”或“阻止”是什么意思? 如果被“阻止”的财货是可生产的, 那么该财货只是由于错误而生产的; 然而, 从某种意义上说, **所有**财货都是生产出来的。劳动者付出其努力; 土地所有者找到并使用土地——他将其投入生产。即使对于自然给予的财货(土地), 闲置的土地为什么不能是次边际的? 事实上, 我们很幸运, 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土地相对于劳动力而言如此丰富的世界, 以至于它往往是次边际的; 即让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和资本同时**在所有**土地上工作将是无利可图的。此外, 从所谓的“竞争价格”转变为所谓的“垄断价格”(在此过程中供应降低)和从“次竞争价格”转变为竞争价格(供应同样减少)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区分“竞争性”价格和其他价格的**理论**标准——更不用说实际标准了——是什么? 这一切同样适用于第 12 章。

此外, “扣押垄断者”正在节省资源以备日后使用; 谁能说他不是在通过分配更多的资源以供以后使用——更少的供当前使用——而服务消费者? 对于所有耐用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必须有一些这样的用途分配; 为什么这种分配是“限制性的”?

此外, 由于“垄断者”毕竟是供应的来源和**创造者**, 所以说他“强迫”——以某种应受谴责的方式——消费者为其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是荒谬的。所有购买都是自愿的, 并且出于对**其**产品的自愿高评价。那么我们是否要谴责伊斯雷尔·柯兹纳(可能)限制他的教学时间以增加他的总收入?(我们是否可以——其实我们永远做不到——以某种方式将其与柯兹纳将获得的增加的闲暇区分开来?) 那么生产者是否会被消费者**奴役**? 如果伊斯雷尔·柯兹纳每周教 70 小时, 我们可能会承认消费者将受益更多(即使他的教学现在没有为他赢得“垄断价格”)。但是, 在这一切中难道不应该考虑生产者吗? 柯兹纳每周教 12 小时而不是 70 小时, 这可能会侵犯“消费者的利益”, 就像琼斯先生做同样的事情, 他成为一个收入很低的演员, 而不是成为一个收入更高的广告人。然而, 柯兹纳本人在本书的前面部分谈到了市场的和谐、交换的**互惠互利**。既然所有的交易者都是互惠互利的, 即使销售是由所谓的“垄断者”进行的, 柯兹纳抱怨自由市场运作的理由是什么?

此外, 消费者自己自愿决定他们的需求曲线; 如果他们真的对所谓的垄断定价对他们的侵犯如此激动, 他们会在这之前成立协会来抵制这些“垄断价格”吗? 他们的失败不是表明他们对这种情况感到满意吗?

7, 142: 垄断因素如何“扭曲”？从什么扭曲？依据什么标准？伊斯雷尔·柯兹纳的“垄断价格”是否扭曲了市场，因为没有其他几个伊斯雷尔·柯兹纳与他竞争提供经济学家的教学服务？

7, 141, fn. 15: 一个荒谬的脚注，应该被删除。如果财货是免费财货，则它**不必被生产出来**；它不会在“竞争市场”中生产；它根本不需要生产。事实上，这不是一种财货，而是米塞斯所说的“人类福利的一般条件”，因此根本不会成为行动的对象。

一般评论：柯兹纳忽略了大多数“市场扰动”是基于**反复出现**的需求这一事实。琼斯先生对烤牛肉的估价可能高于其 2 美元的市场价格，而在购买了烤牛肉后，对它的估价可能会更低——但几天后，他的需求再次出现，估价再次反转。由于柯兹纳没有提到反复出现的需求，读者很容易感到困惑，为什么不能很快或大致达到一般均衡（和没有所有的交换）。

7: 本章的大部分分析都被这样一个事实所破坏，即为了使消费财货存在并被交换，它**必须首先被生产出来**。然而，柯兹纳的分析明确地基于生产的缺失，让它变得无效。然后，在第 8 章中，生产作为交换的一个**附加要素**出现，而它是交换所必需的，并且先于交换。

**Chap. 8, 158:** 再一次，劳动分工的扩大离不开资本投资。

8, 158: 自给自足的农民社会并不像 K. 想象的那样远离现实。它大致是中世纪的制度。因为，由于生产**和运输**成本高昂，即使使用不同的资源，进行贸易也可能无利可图。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柯兹纳在他的分析中加入现代正统观念而专注于**公司**而不是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大错误。虽然企业家可能投入于某条生产线，但矛盾却真实的是，尽管近年来，这种“投入”越来越不真实，但它越来越多地主导经济分析。因为（1）“多产品公司”大量增加，这些公司很容易进出不同的生产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2）在资本市场上，公司股东可以轻松地将其资本来回转移到截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相对于资本家（这近年来已经犯了很多错误）而言，管理者专业化的发展意味着对一个公司或行业的固定投入的减少，以及资本**流动性的**巨大增加。因此，更需要关注相互关系而不是“公司”。

8, 161–162: 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认为原始财货-生产者财货的二分法已经过时是不正确的。相反，资本财货的生产者只从它们那里获得总收入；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所有者才获得**净收入**。（例如，看一下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就会发现这一点。）K. 可以忽略这一点的一个原因是，不幸的是，他始终忽略了**生产结构**分析。这种分析会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对本书的一般评论：为什么没有讨论“投机”对价格决定的重要影响？）

8, 164: 一个专用的要素在其使用中不一定不涉及机会成本。相反, 现在的使用排除了以后的使用(土地等永久性资源除外); 它必须分配给它的最佳时间维度用途。(例如, 参见这篇优秀论文: G.F. Thirlby, “Permanent Resources,” *Economica*, August, 1943.)

8, 164: 既然 K.在这本书中刻意不讨论政府或公共财政, 他为什么一定要涉及对税收的评论呢? 此外, 评论是不正确的。由于有几家公司, 对专用要素所有者征税将减少或消除它们将专用要素适当地分配给最值得和最有生产力的公司的动机; 并且专用要素**本身**必须被生产出来, 而这种生产会下降。如果是原始要素, 劳动力就会向闲暇转移, 土地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分配, 也不会得到维护、发现等。

8, 166 ff: 再说一次,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一个武断的、错误的双要素分析模式上? 将双要素结论扩展到所有要素的基础是什么? 为什么不专注于一个(每个)要素, 然后将所有要素相互关联?(再一次, 几何学的繁荣是以经济学为代价的。)

8, 167, fn. 3: 正是由于投入产出**可分性**的错误假设, K.的生产理论应该被抛弃, 并被一个更现实的理论取而代之。(一个错误假设是否只是辅助性的和说明性的, 或者它是否是必要的, 检验它的方法是看它是否在分析的后期被删除。可分性和我已经详细说明了 K 的其他错误假设永远不会被删除, 因为它们对他的分析至关重要。如果他没有做出这些假设, 他的分析会大不相同。)

边际生产力理论在哪里?

此外, 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多时间在非经济、纯技术的分析(例如, “生产等量线”)上? 再次, 这种对技术——和“公司”——的关注是芝加哥学派的特征, 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后者专注于经济、价值及其归属, 以及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外, 纯粹技术上固定比例的要素的情况是纯粹的胡说八道, 不值得任何处理。如果 K.专注于  $n$  种要素, 而不是 2 种要素(在这里固定比例的情况似乎更合理), 他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 在任何生产过程中, 一家公司都可以增加或减少一个小弟或看门人。固定比例的情况就完蛋了。

此外, 在这些成本曲线等中, 忽略了一个事实, 即雇用更大规模的要素, 生产更多的产品, 需要更多的资本投资——不仅在“长期”(考虑工厂时), 而是在**立刻**。

如果一家公司将其产量从 100 个单位提高到 150 个单位, 它必须立刻将更多资本投资于“可变”因素。

8, 178: 与 K 相反。这是一个先验概括, 即“规模收益”必须是常数。  
(当然, 如果列举的要素名单是**完全的**, 并且它们真的是同质的)。这是先验正确的, 因为因果律的本质。因为, 如果:  $2A + 3B + C$  将产生 10 P (其中 A、B 和 C 是要素, P 是产品), 那么通过简单的加法和因果律,  $4A + 6B + 2C$  将产生 20P。

8. 为什么不讨论一个要素的需求曲线? – 模拟产品的需求曲线。

8 [178 ff.]: 为什么 K. 不明确指出“可变比例法则”是根据每个产品存在多种生产要素这一**必要事实**立即得出的。

8 [180–188]。由于不清楚生产总是倾向于设定在边际产量递减到一个要素的范围内, K. 没有意识到 (1) 当边际产品递减时, 平均产品必须始终低于边际产品 (他的表格 [p. 185] 掩盖了这一点——为证明, 请参见 Stigler 或 Boulding 的经济分析); (2) 没有任何与 K. 相反的现代经济学家将边际产品递减与平均产品递减混淆 (它不需要数学家 K. Menger 教经济学家这一点) 以及 (3) 经济学家并不相信边际产品表的所有范围都递减——只是生产将始终设置在递减范围内。(因此, 旧名称“收益递减规律”有很好的意义。)

【JTS: 罗斯巴德的批评 (1) 正如它所写的那样显然是错误的。当**平均**产品递减时, **边际产品**必须始终低于**平均产品**。为了证明这一点, 除了上述罗斯巴德引用的资料外, 请参阅 Rothbard, *Man, Economy and State: A Treatise on Economic Principles with Power and Market: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Scholar's Edition, pp. 468-75. 但即使正确地重述了批评, 柯兹纳的口头和表格陈述都没有显示出任何错误的痕迹。关于罗斯巴德的观点 (3), 柯兹纳 (p. 186) 小心地指出, 可变比例法则的任何表述都没有“断言这些变量将始终在减少”。无法确定柯兹纳插入此声明是为了回应罗斯巴德的反对意见, 还是罗斯巴德只是忽略了柯兹纳的声明, 因为罗斯巴德没有引用柯兹纳手稿中的特定段落。】

8, 等. [189 ff.]: 这些永远“给定”的要素价格从何而来?

**Chap. 9** [pp. 198–99]。出租车公司可能不会衡量其作为卡车司机工作的员工的用处。但是, 为什么一位**经济学家**必须将他的视野局限在出租车公司的观点上呢? **出租车司机**肯定会权衡卡车驾驶的替代优势, 并且出租车公司的投资者会权衡投资卡车公司和完全不同的公司的替代优势。K. 承认司机的机会成本, 但**没有**承认投资者的机会成本。

9 [203]: 资本家-企业家基本上不**支付利息**: 他**赚取利息**。这是奥地利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见解, 而 K.——代表芝加哥学派——忽略了这一点。利息的“支付”仅发生在公司通过借款获得部分资本的非基本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中的一些资本家-企业家是股东-所有者; 其他人是贷方。这只是一种划分, 两种共享企业家精神的合法形式。**双方**都获得“自然利益”。



9 [206–207]。K.承认长期-短期二分法的部分人为性和谬误，但没有做出放弃整个分析的正确结论。此外，确定价格的**重要**“时期”是决定日常市场价格的“即期”（**给定**生产，将出售多少？）；和“长期”，它决定了日常价格趋向的均衡价格。一个模糊的、人为的、中间的“短期”分析是没有意义的——除了它的其他缺陷——**这就是柯兹纳**（连同斯蒂格勒等人）在他们的生产分析上花上几乎所有时间的东西！

此外，请参阅上述“成本曲线”分析的其他限制。

9, 223–224: 分析较弱。关键是**任何公司**的产量增加都会对要素价格产生一些更大的影响，因为对该要素的需求增加了。因此，成本会因这一事实而增加——而且，正如柯兹纳应该知道的那样，经济法则不是定量的而是定性的，它的**多少**有什么区别呢？法则已经确立，应该取消横向假设。

**Chap. 10, p. 231:** 所描述的这些条件**不**设定均衡状态；因为省略了一个关键条件：投资总量及其分布。没有给定的货币投资，就不可能有“给定的工厂”。

10, 246: 这里有错误。肯定不是“产品”的边际增量应该刚好超过要素单位的价格，而是**收入**的边际增量。如何将产品-单位与价格进行比较？

10: 没有讨论耐用要素的定价、该资源的贴现预期未来净收入的资本化等。

11, 258: 产品只是投入其中的资源束，**加上时间**。

11, 269 ff.: 这些都是对一般均衡状态的荒谬描述。如果总收入等于所有地方的总成本，那么谁还会是企业家？为什么企业家不消耗他们的资本，不维护他们的设备等等？由于产品是资源加上时间，资本家-企业家（在均衡状态下，随着企业家精神的消失，现在只有“资本家”）现在只能赚取**利息**，即“时间的价格”。此外，再次，K.似乎没有意识到所有收入都将归于原始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因为生产要素（资本财货）由土地、劳动力和时间（利息）来解释。

**Chap. 12:** 有关 K.的垄断理论方法的批评，请参阅我在前一章的评论。

12, 297, fn. 12: K.建议如何“衡量”交叉弹性？

12, 318: 更正：并非**所有**消费者的剩余都会被价格歧视所利用，因为每个消费者**仍然**会从他的购买中受益，因此仍然会从他的交换中获得一些“剩余”利益。

**Chap. 13, p. 322, fn. 1:** 为什么对数学家做出这种荒谬的让步？最好去掉这个脚注。

13 [322-23 及各处]: K.宁愿高估一般均衡条件的好处。如果他将他的分析与货币理论结合起来, 至少在一个简短的范围内, 他会看到一般均衡**无法**发挥作用, 因为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都会崩溃。(没有人会在确定的状态下持有现金余额——钱。)

13, 331: 再一次, 说垄断者“违背市场进程”是完全错误的。以何种方式违背? 不把他的商品卖得像消费者希望的那样低? 在这种情况下, 让每个人都以零出售所有商品, 因为显然消费者**希望**所有购买价格尽可能低。

13, 331: 即使按照 K.自己的条件, 如第 12 章所见, 垄断者也无法获得他在此归功于垄断者的垄断利润。K.本人已经表明, 垄断收益将累积到更高的收入——垄断收益——某些资源, 这是“垄断”的来源。但这对生产者和公司来说不是利润。

13, 331-32: 为什么要在经济政策上做出仪式化的功利主义让步? (“对市场体系实施任何控制所带来的好处, 必须与随之而来的分配效率损失相比较。”) 在这里, K.再次在他的免责声明中搞鬼。为什么要扯上所谓的“优势”? **有什么优势**? 那么政府控制的其他可能的**劣势**因素呢? **它们不存在吗** (非分配性的缺点?) 如果不存在, 为什么 not 呢? K.没有提供任何伦理系统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 “权衡”政策利弊的概念也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 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渗入, K.并未将其确立为有效的。

13, 313: 在处理政府干预和控制市场的“非经济”方面上, K.再一次“搞鬼”。什么样的“特殊目的”可以“压倒”低效率: 诸如: 建立独裁权力、扩大国家官僚机构、增加对生产者的剥夺等特殊目的? 为什么在提到政治的“非市场”方面时, 柯兹纳总是提到政府干预可能带来的**好处**, 而不是它的**坏处**?

此外, 在最后一节中, 柯兹纳谈到人们通过政治过程“决定”? 这是非常可疑的, 比这个“一次性”短语更值得仔细分析。谁决定? 哪些人? “代表”是否代表? 等等。既然柯兹纳(完全正确地)没有在本书中讨论伦理或政治哲学的非市场问题, 请让他删掉他偶尔的临时陈述, 这些陈述将这些问题拖入其中(我在我的报告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因此, 在这一段中, 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很容易被省略, 至少在“通过这样的干扰”之后是这样。

穆瑞·罗斯巴德